联合国 S/PV.8399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三九九次会议

2018年11月14日星期三上午11时15分举行

纽约

主席：	马朝旭先生	（中国）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
	科特迪瓦	伊波先生
	赤道几内亚	埃索诺·姆本戈诺先生
	埃塞俄比亚	瓜迪女士
	法国	盖冈夫人
	哈萨克斯坦	乌马罗夫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荷兰	范伍斯特罗姆先生
	秘鲁	梅萨-夸德拉先生
	波兰	弗罗内茨卡女士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典	瓦韦尔卡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尔斯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科恩先生

议程项目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1199(1998)、1203(1998)、1239(1999)和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8/981)

18-37780 (C)







上午11时1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全理事会第1160（1998）、1199（1998）、1203（1998）、1239（1999）和1244（1999）号决议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S/2018/981）

主席：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尔维亚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我代表安理会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弗洛拉·奇塔库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项目2。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S/2018/981号文件，即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报告。

我现在请查希尔·塔宁先生发言。

塔宁先生（*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的最新季度报告（S/2018/981）。今天，我将与他们分享我对局势的评估，并概述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调整后的工作重点。

在我上次即5月份向安理会通报情况时（见S/PV.8254），该国局势表明，在欧洲联盟（欧盟）主持的政治对话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前景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然而，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领导人在6月份和7月份会晤后，开始探讨重启谈判的可能性。在8月份于奥地利举行的阿尔卑巴赫欧洲论坛上，双方都主张建立一个新的全面协议框架，包括交换领土的可能性。增添这一新问题给双方的政治行为体和民众，以及给该区域和国际社会带来了新的动力和担忧。尽管存在根本性挑战和关切，讨论仍然为辩论和思考开辟了空间。上周，武契奇总统和萨奇总统在布鲁塞尔会晤，确认了他们在欧盟主持的进程内继续开展对话并努力达成解决方案的共同意愿。

在布鲁塞尔举行政治会谈之际，主导局势的仍然是当地频繁的敌对行动，其中许多行动对民众产生了真切的后果。试图预先影响协议的行动不利于达成政治妥协。无论所涉问题是大是小，单方面行动始终有可能对当地局势产生影响。

我指的是若干广泛的领域，包括基础设施、能源和经济。个人仍然难以行使基本权利，包括行动自由、开展宗教活动和平等获得经济机会的权利。最近的一项事态发展是：科索沃政府宣布将对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货物征收10%的税，这进一步加剧了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并给商业和人民造成了不稳定。塞尔维亚政府谴责这一措施损害了关系正常化，违反了《中欧自由贸易协定》。

我要强调，科索沃法治机构亟需的改革已经受到了族裔紧张局势和政治议程的破坏。科索沃一名特别检察官据称因调查某些重大案件而遭受威胁威胁并因此辞职，导致公众抗议，损害了公众对司法系统力量和公正性的信心。自然，保护司法独立和打击有组织犯罪及腐败需要持续、艰辛的努力，在科索沃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欧洲联盟和联合国继续向当局提供资源，帮助其开展这项困难但至关重要的努力。

双方开展政治对话进程这一大局有时可能被这一系列未决问题、作秀和斗争所掩盖。加入欧盟的前景本身继续为双方政治领导人提供重要的动力来源，与此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持久和平与稳定。欧洲联盟的支持和援助对于加强科索沃各公共机构的能

力至关重要。7月19日，欧洲联盟委员会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确认科索沃免除签证路线图的基准已经达到，建议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取消签证要求，允许科索沃居民免签证旅行。

在各方都聚焦于达成新的政治妥协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我要强调，我们不应忽视自2013年4月以来取得的进展以及当时签署的《指导关系正常化原则的第一项协定》的核心原则，包括建立塞族占多数市镇的协会/联合体。这些原则及其充分落实对实地进展至关重要。

科索沃议会最近批准了三项关于科索沃安全部队的法律草案，旨在大大加强该部队的力量和责任，这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必须极其谨慎地处理此事，确保所采取的步骤源于尊重相关法律框架、具有充分包容性和代表性的政治进程。

任何政治谈判进程要取得成功，都需要社会以及领导人和政治代表的充分参与和认可。通过政治谈判可能达成的高层承诺，不论获得多大的国际和区域支持，如果得不到全社会族群和个人的充分理解和信任就不可能站得住脚。我相信，双方领导人和对话主持方都已牢记这一点。

科索沃特派团铭记这一点，继续与当地的所有国际伙伴密切合作，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和地点，优先在科索沃建立信任，特别是在基层建立信任。我已将参与、赋权和创造力确定为我们与科索沃社会互动及合作的核心目标。

正如我先前向安理会强调的那样，科索沃特派团已经将其重点和优先事项调整为促进科索沃各方面的长期和解。如果不实现包括人民、族群和民间社会在内的社会和解，哪怕政治利益攸关方倾尽全力，进展也有可能停滞不前。要建立信任，就需要耐心、坚持不懈地提高并加强理解和同情的声音，这可能有助于塑造一个不同于分裂和冲突的未来。

继5月份在卢布尔雅那举行的联合国科索沃建立信任论坛之后，我们开展了系统性努力，确认、支持并赋权给科索沃各地的变革者，并促进实施论坛参与者概述的倡议。科索沃特派团与联合国科索沃工作队及其他国际伙伴合作，集中精力落实建立信任论坛提出的建议，其中包括针对今年及以后的若干具体措施。该行动计划包括一系列重要措施，包括让科索沃社会各阶层在掌握相关信息的情况下参与有关未来的辩论，对社区间信任与合作领域的地方和国际伙伴的议程施加影响等等。

特派团目前工作的其他关键目标包括：推广使用创新通信技术，支持科索沃各团体和族群之间开展持续互动；以及在司法、人权、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及青年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框架内解决未决问题。我要强调，科索沃特派团关于妇女和青年的战略框架是支持科索沃妇女和青年赋权的大胆步骤。

这些努力旨在鼓励营造有利于和平与和解、化解历史不信任和在族群间建立共同利益桥梁的环境。这完全符合秘书长的“以行动促维和” 倡议，并且可以作出重要表率，说明如何挖掘人民和伙伴关系的潜力，为维持和平创造必要条件。

在这项努力中，我们的国际伙伴关系仍然至关重要。在这一年中，特派团与我们在联合国科索沃工作队的核心伙伴一道，加强了与欧盟办事处、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索沃部队、欧洲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机构的职能协作。除了在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和该区域各国首都进行定期磋商外，我还特别努力与欧洲内外的利益攸关方分享我们的观点和经验。

正如我今天所描述的那样，科索沃特派团在调整后工作的每个领域，都在根据秘书长改革议程的核心原则和安理会的指导开展工作。我们的努力旨在帮助加强和平谈判和社会和解的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努力带头促进谅解，帮助安理会，而且与所有伙伴分享我们的谅解，并与它们合作，以实现持久和平。我感谢安理会成员持续给予支持。

主席:我感谢塔宁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达契奇先生发言。

达契奇先生（塞尔维亚）（以塞尔维亚语发言；英文口译由代表团提供）:首先，我感谢古特雷斯秘书长提交报告（S/2018/981），并感谢他的特别代表塔宁先生的通报。我还感谢他们在执行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任务过程中所作的奉献和辛勤努力。我赞扬中国根据以往做法将本次会议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并赞扬支持继续审议这一问题的安理会成员。

8月份，我们没有举行关于科索沃特派团的定期会议。当时，联合王国决定不将该项目列入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案，并解释说，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局势平静，实地未发生任何事件。我们不能不对此表示不满。我要借此机会指出为什么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一议题目前仍应是安理会议程上的重要议题。

我们花了三个多小时——这是安全理事会举行一次会议通常所需的时间——讨论是否有必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这导致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出现不必要的敌对气氛，还导致安全理事会成员之间出现分歧。有人对已通过的安全理事会工作方案提出质疑，这种情况无疑不利于解决这一问题，而且还会破坏本机构现有的气氛。

我要指出，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既是一种莫大的荣耀，也是一项重大的责任；安理会成员必须尽最大努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多年来，联合国及其会员国为防止冲突不遗余力，不惜时间。我们都有责任在不稳定局势初露端倪时就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其演变成冲突。

就所讨论的这个议题而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问题解决到一半就被忽视的局面。虽然我们已远离冲突，但我们同样远未建立一个不再值得本机关关注的稳定和安全的局势。在国际社会重要行为体的大力支持下，有关各方正在为找到持久和可持续的解决办法做出广泛努力。此时如果声称这个议题不重要，那么至少可以说，此举会适得其反。

我们仍认为，安理会成员应就安全理事会应多长时间审议一次这一议题达成一致，审议频率并非技术问题。我忆述，塞尔维亚曾努力推动各方达成共识，以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准备本着同样的建设性精神，继续与有关各方讨论这一问题。

我遗憾地注意到，自安全理事会上次就此项目举行会议（见S/PV.8254）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积极变化。2000多天过去了，但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仍未成立，而成立这样的协会/共同体是《布鲁塞尔协定》的基石；有关方面仍然没有为2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返创造条件；专门分庭仍未开始工作；奥利弗·伊万诺维奇被谋杀已有将近一年时间，有关方面仍未找到这一令人发指的罪行实施者。上述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要说有关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是困难的。有人严重违反本机关的相关决议，发生了新的挑衅行为和新的事件。让我仅举几例。

所谓的科索沃议会已通过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实际上已经为科索沃安全部队变成武装部队铺平了道路。虽然普里什蒂纳当局执意组建武装部队，但国际社会仍不断呼吁谨慎行事，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社区的利益仍被无视。塞尔维亚坚决反对这种单方面行为，因为无论怎么命名这些部队，它们显然都将拥有军队的所有属性和权限。

我要指出，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和《军事技术协定》，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是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境内唯一合法的军队。同时，这支部队是执行《布鲁塞尔协定》的重要保障，而且实际上也只有它们才能保障塞族人的安全和生存，保障其财产、宗教和文化遗产的安全，并确保他们能够继续保有这一切。我要指出，在双方持续进行对话以期找到解决办法之际单方面作出影响深远的激进决定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希望安全理事会成员谴责普里什蒂纳的决定。

在9月8日和9日访问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期间，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访问塞族飞地内的巴尼亚的计划受阻，因为普里什蒂纳当局不顾他发出的明确的和平信息，不顾他发出的可持续地解决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的呼吁，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他们最初作出的决定。

特种警察部队突袭加齐沃达水库是最严重的一次挑衅。为使哈希姆·萨奇能够访问加齐沃达水库和水力发电厂，60名戴着头套、手持长枪的区域行动支助股特种部队成员突然出现在位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的这处设施。我担心，采取这种无理行为的唯一目的是又一次挑衅和恐吓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塞族人。我要指出，这一行为显然也违反了第1244（1999）号决议和《布鲁塞尔协定》。

在2013年签署《布鲁塞尔协定》时，作为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我本人与凯瑟琳·阿什顿、哈希姆·萨奇和亚历山大·武契奇一起出席了北约的一次会议。会上双方达成协议：除非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否则科索沃安全部队不得前往北部：第一，要向驻科部队提出建议；第二，要得到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的塞族市镇代表同意。这两种情况都未出现。我们认为，驻科部队和欧洲联盟（欧盟）的反应不充分，至少与其作用和任务不相称。幸亏我们这一方表现平静，塞尔维亚总统多次发表讲话，而且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塞族人保持克制，才避免了局势升级。塞族人虽然感到震惊，但表现成熟，并没有因为受到挑衅而上当。

然而，加齐沃达事件发出的信息尤其令人感到关切。这个水库和水力发电厂对我们和普里什蒂纳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普里什蒂纳并不准备讨论实质性问题。这方面的其它证据是，最近有人企图干涉塞尔维亚输电网“Elektrormre Srbije”的工作，而且普里什蒂纳打算接管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的能源基础设施。尽管普里什蒂纳未能履行其注册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北部两家能源公司的义务，但我仍要忆述，能源是布鲁塞尔对话的一个主要议题，我们已多次对普里什蒂纳采取的威胁整个区域能源稳定的步骤表示关切。

请允许我指出，根据《布鲁塞尔协定》，建立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如果在普里什蒂纳向欧洲联盟作出《布鲁塞尔协定》所载的承诺、各方签署该协定2000天后，没有一项承诺得到履行，其中包括成立塞族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那么我们谈论的是何种对话？成立这样的协会/共同体当然应该是建立上述能源公司以及进一步讨论能源问题的前提。

前两个报告所述期间内还出现了其它事态发展。普里什蒂纳当局决定修建一条穿过Visoki Dečani修道院特别保护区的道路，并把推土机开进了修道院的庭院。这座修道院建于14世纪，已被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有人在修道院的门上写上“伊黎伊斯兰国”的字样。在科索沃和梅托西亚，塞族文化遗产必须忍受这种情况。我想借此机会感谢国际代表们的及时干预阻止了这种不幸行为的发生。

对塞族人及其财产的攻击再次发生，包括攻击那些前往亲属墓地的人以及操场上的儿童。与秘书长的报告（S/2018/981）不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索沃代表团的报告仅在1月至6月就记录了173起涉及非阿族成员的事件，并说事件总数比前六个月增加了近20%。

这些只是威胁科索沃和梅托西亚安全以及加重其已经复杂的局势的一些事件。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将这种局势定性为稳定。也许“稳定的局势”意味着塞族人是可以攻击的对象，攻击他们是正常的，并意味着这种攻击正在且将继续发生，不值得关注和回应。

我谨提醒安理会成员，在这些攻击中，有很多是直接针对境内流离失所者和回返者的。在二十一世纪的欧洲，如果我们继续承认安全局势仍是最大挑战，因为回返者仍然是出于族裔动机的攻击目标，那么，我们如何期待在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进

程中取得一点进展呢？任意逮捕（就是以捏造的指控逮捕回返者）、人身攻击和伤害、对信徒执行石刑和袭击牧师、毁坏财产、令人不安的涂鸦、亵渎纪念碑、民族和宗教仇恨、毁坏墓地、挑衅、制度歧视、缺乏法治和独立的司法机构、程序拖沓、对证据和证人保护不够充分、不执行法院裁决及其他不公正现象,所有这些都是那些试图返回家园者当前遇到的障碍。秘书长的最新报告没有提到的是，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一份报告，有近2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等了19年，但因为这些不可接受的做法，他们仍然没有享受到他们的权利。

当然，来自科索沃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数量也让有关稳定的断言大打折扣，对于这一点，秘书长也在其报告中表示关切。关于一个组织计划在以塞族为主的社区以及针对驻科部队发动恐怖袭击的报道尤其令人震惊。

另一个重要而敏感的话题是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塞尔维亚最强烈地谴责这种可怕的暴力行为，并认为必须让所有施害者受到惩罚，而且应该向受害者提供适当的保护和帮助。冲突中性暴力受害者的数量并没有减少这种暴力对每个受害者个人产生的可怕影响，正如对人数的猜测无助于正义、导致政治化且拖慢冲突后社会中的和解进程一样。

报告中所载、基于科索沃性暴力受害者现状核查和确认委员会的数据（根据该委员会的数据，在782份投诉中，只有137份被受理）的信息表明，向安全理事会撒谎和不断声称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是普里什蒂纳多年来的一贯做法，即使世卫组织没有这类数据。我曾向世卫组织提出请求，它确认自己没有任何此类信息。在安理会的这些会议上，我们一再听到关于存在2万名性暴力受害者的指控，而这些指控的目的是企图建立一个基于族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受害者等级制度。就好像塞族受害者不那么重要，而且对塞尔维亚国民的性暴力是正当的且可以不受惩罚。

在这种为针对塞族的犯罪进行辩护的氛围中，使所谓的科索沃政府提名法特米尔·利马伊担任与贝尔格莱德对话的谈判小组组长成为可能。根据阿族人自己的证词，作为科索沃解放军的一名指挥官，他强奸并杀害了曾是他犯罪的目击者和同谋的马兹雷库兄弟和克莱卡村众多塞族妇女。就是这个人被派来作为谈判小组组长与塞尔维亚谈判。我重申，塞尔维亚认为，这些问题必须在没有政治操弄的情况下解决，必须尊重每一位受害者，当然，必须查明与战争各方有关的事实和真相。

值此之际，我不能不提及即将离任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给秘书长的信，她在信中敦促秘书长对科索沃特派团启动战略审查，并制定撤离科索沃的战略。我们在这些会议上一次次地听到的是，科索沃特派团履行了其任务授权，且鉴于所谓的科索沃已经建立起民主机构且法治和人权正在得到尊重，因此不再需要科索沃特派团。我必须再次向所有提出这些论点的人提出以下问题。

他们是否接受民主机构不履行它们达成的协定和承诺的义务？普里什蒂纳签订了布鲁塞尔协定，但却没有执行。他们是否相信当在议会里使用催泪弹的时候，民主会得到维护，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多年来在普里什蒂纳所发生的那样？普里什蒂纳时不时地赦免被判犯有最恶劣刑事犯罪的罪犯，包括德雷尼察组织的成员，这是否是法治的证据？对回返者的恐吓、对少数民族社区成员的攻击以及对他们的日常歧视是否可以被认为是正常情况？仅仅1.9%的境内流离失所者回返是否达到了尊重人权的预期标准？这一数量是否已经足够因而可以放弃进一步回返？这是否意味着对20万塞族人的驱逐已经完毕？我们不应该再提这个问题吗？1500多名塞族人失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我们一直听到其他各方的这种暗示，好像塞族受害者不那么重要。

对于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不安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几乎坐在这张桌旁的每个人都支持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署国际部队，那里的总体情况与科索沃和梅托希亚无法比，而且我们都能同

意那里的公民安全没有受到威胁。为什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需要部署国际部队而科索沃和梅托西亚不需要？为什么一些安理会成员没有提出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撤出国际部队的问题，而在科索沃却这样做？我可以同意，科索沃局势与1999年或2009年的情况大不相同，但特派团也与那时不同。然而，断言不需要特派团以及特派团已经完成任务也远不是事实。考虑到本机构对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授权负有责任，我愿在此问问秘书长是否以及如何答复黑利大使的。

安理会一些成员认为科索沃的地位已最终确定；同时也有许多成员认为并非如此。许多国家目前正重新考虑其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决定，迄今为止，已有10个国家改变决定。它们已撤回或暂停承认。它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充分了解情况，认为有必要给对话一个机会，各方都要尊重对话的结果。这个数字可能很快会大幅增加，承认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国家数量可能会降到联合国会员国的一半以下。撤回这种承认的决定受到了普里什蒂纳和一些国家的谴责，而塞尔维亚的请愿则被视为不合规矩的挑衅。相反，对这些国家来说，普里什蒂纳为获得新的承认而进行游说是合理行为，而非挑衅。对它们来说，一些国家呼吁不尊重一个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相信我们将在今天会上听到这种声音，因为它们总是当着我的面这样做——会公开鼓励其他国家承认科索沃。这意味着什么？它们可以游说各国承认科索沃，而塞尔维亚则不得呼吁各国撤回这种承认。这种逻辑似乎错得离谱。

情急之下，普里什蒂纳上周将来自塞尔维亚的商品的关税提高10%，以惩罚我国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它这样做违反了它目前担任主席的《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和条例，并遭到包括欧洲联盟在内所有国际行为体的强烈谴责。塞尔维亚同意科索沃参加区域倡议。塞尔维亚被要求这样做，并如实照办，而现在科索沃不遵守它担任主席的《中欧自由贸易协定》。耐人寻味的是，甚至哈希姆·萨奇本人也不同意普里什蒂纳当局的决定。因此在我看来这项政策很不明晰。我们看到科索沃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

普里什蒂纳没有以对话为重点，而是试图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错误地认为这进而将证明自己的国家地位，拒绝承认这种企图会破坏任何的解决办法。然而，它的申请缺乏依据，并且与国际法基本原则不一致，这助长了这些组织的政治化、分裂和不必要的精力浪费。

在这方面，我想举一个明确的例子：所谓的科索沃申请成为国际刑警组织成员。普里什蒂纳经常主张，它之所以不能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是因为它不是其成员。我们今天审议的秘书长报告中的有力说法揭露了这一谎言，其中指出，科索沃特派团继续确保普里什蒂纳临时自治机构与国际刑警组织之间的沟通。根据国际刑警组织与科索沃特派团之间的谅解备忘录，这种合作已持续15年以上。事实上，普里什蒂纳发起的运动受到一些国家的公开帮助和怂恿，它们公然参与游说，呼吁其他国家承认科索沃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并为其投赞成票，这种运动试图将所谓的科索沃国际刑警组织成员身份作为一个安全和打击犯罪的问题。这是毫无根据、不可接受的。显然，这其中牵涉到政治愿望。普里什蒂纳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不是为了打击犯罪，而是想展示一个独立国家的形象。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说，每个国家都应该牢记，这类问题有其本身的性质。它们不是专业性问题。普里什蒂纳毫不费心地在24小时内将居伦的支持者引渡到土耳其。它并不在意自己不是国际刑警组织成员。我们所说的是，科索沃企图滥用该组织，试图名不正言不顺地成为其一员，据此预先判定结果。

这些情况可能使我发言的主旨听起来阴郁而消极。然而，我要以积极的内容结束发言。在安全理事会最近关于加强多边主义的公开辩论会中，欧洲联盟观察员尤其指出，我们已经了解到，可持续和平总是需要通过谈判达成政治解决（见S/PV.8395）。除其他事项外，安全理事会经常讨论这一问题，

并呼吁其他国家首先就外部问题达成解决办法，然后让其余国家审议这种状况。我记得，奥巴马总统也呼吁所有国家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达成协议之前不要承认巴勒斯坦。然而在塞尔维亚问题上，许多国家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塞尔维亚完全同意并认真寻求在科索沃和梅托希亚问题上达成妥协。我们致力于找到双方都接受的解决办法。如果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不达成协议，就不可能找到这种解决办法，正如没有安全理事会的支持就不可能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一样。

为此，我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帮助这一进程，并利用这一势头向前推进。安全理事会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关于我们是否需要科索沃特派团的讨论显然没有帮助。一旦我们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就可以解答我们是否需要安全理事会会议和科索沃特派团。在那之前，我们必须遵守本机构通过的第1244（1999）号决议。对我们而言，塞尔维亚将尽最大努力继续对话，达成尊重塞尔维亚族人和阿尔巴尼亚族人双方利益的持久解决办法。让我们努力为未来、塞族人与阿族人的持久和平、塞族人和阿族人的繁荣以及整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寻求妥协。一旦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不需要科索沃特派团，也不需要安全理事会就此问题举行会议。

最后，我们最近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在那次大战中，塞尔维亚在协约国一方作战。塞尔维亚为这场伟大胜利付出了许多伤亡代价。根据1919年巴黎和平会议的数据，塞尔维亚损失了1247435人。这是我国28%的人口，62%的18至55岁男性人口。在死亡者中，84.5万人是平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中几乎有十分之一是塞尔维亚人。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些塞尔维亚受害者，美国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于1918年6月28日决定在白宫和所有美国国家机构悬挂塞尔维亚旗。类似的决定在美国历史上只重复过一次，几年后，美国决定对法兰西旗也这样做。这就是为什么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是塞尔维亚的优先事项之一：为的是让受害者永远不会被遗忘，并避免今后再发生另一场战争。

主席：我现在请齐塔库女士发言。

奇塔库女士（*以英语发言*）：今天能够在会议厅里代表东南欧最年轻的民主国家，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们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的几天后就聚集在这里。正如人类历史上这一黑暗篇章的少数剩余见证者的故事最近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为旧大陆的自由与和平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大战的后果也提醒我们，除非得到正义的补充，否则，和平是不可持续的。并非巧合的是，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尘埃落定之前，我们大陆再次遭受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式出现的空前规模的危险，造成惊人的生命损失。

虽然西巴尔干国家偶然成为这场冲突的主角，但我们往往是一个战场——一个理想冲突、民族争斗、生命中断、梦想破灭的舞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极为不幸的事态发展竟会导致我们区域和我亲爱的国家科索沃成为欧洲大陆最后一次战争的舞台。我对这场战争记忆犹新。我是100万科索沃阿族人中的一员，阿族人流离失所并被迫离开家园，这是塞尔维亚军队进行的种族清洗运动的一部分。一百万难民被驱离，两万名妇女被强暴，数万人被杀害。还有许多人仍然失踪。

战争的创伤不可能轻易愈合，特别是当侵略者——塞尔维亚国家——继续拒绝为其行动担负责任的时候。是否有人认为，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施者不为所发生的事情而被追究责任，欧洲的和平就有可能实现吗？是否有人会认真地说，如果那些战争的煽动者坚持道德平等，世界就有可能继续前进吗？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平等。在科索沃战争中，也没有道德平等。存在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我们都敏锐地意识到谁是压迫者。

不幸的是，塞尔维亚总统只是最近才访问了科索沃。塞尔维亚总统没有利用这次访问来传递和平

信息，而是赞扬米洛舍维奇——这位负责煽动两次大战以来欧洲最可怕悲剧的人。然而，我们科索沃人拒绝仅凭我们痛苦的过去来定义。相反，我们选择认同我们建设更美好未来的能力。我们不是昨天的受害者；我们是今天的捍卫者。我们国家拥有这样的人物：玛琳达•开尔门蒂、迪里亚•克拉斯尼奇、以及所有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将科索沃提升到奥运会最高地位的年轻妇女。

我们国家拥有拒绝接受失败的年轻人；当他们得到机会表现时，他们为所有其他人提高了标准。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已经得到世界上大多数自由国家的承认。我们毫不留情和坚决地击退我们北方邻国为推翻我们的成果所作的每一次绝望的企图。如果他们胆敢试一下，他们无疑会失败。

科索沃是一个自主的实体，科索沃总统有合法的权利，不经任何人许可就访问科索沃的任何部分。萨奇总统访问乌杰曼湖当天没有发生任何事件。正如驻科索沃部队证实的那样，不幸的是，事件发生在第二天，向总统及其团队提供咖啡的塞族酒吧老板遭到北部塞族平行结构的炸弹袭击。

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再次确认承认科索沃独立和主权的所有加勒比国家。我也谨代表科索沃人民感谢议席上就座的每一个代表团为科索沃人民所做的一切。在本会议厅通过的数十项声明和决议已使科索沃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安理会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刻为我们发出声音。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自那以来世界已发生变化。科索沃已发生变化。这不再是1999年，而是2018年。科索沃已向前迈进，安理会早就应该在科索沃问题上也这样做。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不再是一个维持和平特派团，当然也不是一个行政特派团。第1244（1999）号决议本身就是最具启发性的例子，可以说明我正试图提出和表达的观点。我敦促安理会成员回去再读一遍。读一读，安理会就会困惑地发现，它指的是另一种现实，是一个很久以前就不复存在的世界。科索沃人作为一个民族一直在接受联合国的帮助。我们认为，可以更好地利用本组织的资源，那就是为世界各地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和危机提供解决办法。

就科索沃而言，我恳请安理会参照国际法院的裁决，我可以补充说，那项裁决就是应塞尔维亚本身的请求而作出的。这项裁决明确无误。它指出，科索沃10年前宣布独立时并未违反任何国际法。这些事实和现实无可争辩，不可逆转。它们不会改变，不论是现在，还是永远。科索沃是独立的，它的存在现已成为事实，永远不变的事实。

这些会议无助于和平，无助于对话。不幸的是，这个会议厅被滥用了。它正在变成一个剧院，一个煽动我们国内听众的平台。我们正在为了国内的听众而使用和滥用这个会议厅，我们不应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科索沃经历了痛苦的成长过程，其间它认识到仅仅实现独立是不够的。虽然我们为我们体育、艺术和科学领域优胜者的个人成就感到欣喜和莫大的自豪，但我们的机构在满足科索沃人民的正当期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政府必须做出更多努力，为我国人民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更好的福利和更多的机会。它还必须在打击腐败、裙带关系以及困扰我们年轻共和国的其它负面现象方面加倍努力。

然而，虽然有些挑战我们可在内部应对，但是，我们只有完全融入国际社会，才能应对其它挑战。如果科索沃不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就不能指望它有效打击跨国犯罪。科索沃不能也不应成为欧洲大陆中心地带的一个黑洞。我们准备并愿意帮助使科索沃以及整个区域和欧洲变得对其居民来说更加安全。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科索沃警察部队符合所有可以想到的可信伙伴标准。联合国应对此感到自豪，因为它在19年前帮助我们建立了这支部队。科索沃警察部队帮助挫败了各种国际恐怖主义

阴谋，还帮助遏制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它还与世界各地的对应执法机构签署了80多项双边合作协议。

然而，科索沃必须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的一员，才能为区域和全球安全作出适当贡献。这就是科索沃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目的。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这样一种结果怎么会成为我们邻国的一个损失。我真的不知道。这并非一场零和博弈；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今时今日，如果假装我们各国不会深受境外事件的影响，那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应把各国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视为加强合作的理由。实际上，那些阻碍科索沃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人是在间接帮助有组织犯罪。显而易见，将科索沃排除在国际刑警组织之外的唯一受益方是罪犯、贩毒集团和恐怖分子。必须问一个问题： 我们真的希望与他们并列吗？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建立科索沃武装部队。首先，我必须强调，科索沃建立军队并非是为了威胁进攻或入侵任何国家。我们并未这么做。实际上，我们改变我国现有安全部队的任务授权，是为了使它们能够同时在促进区域和全球安全方面充分发挥潜力。我们的士兵和军官在他们参加的每一场国际比赛中都表现出色，这证明他们已做好了回报的准备。此外，我们感到自豪的是，与北约所有成员国相比，科索沃安全部队的多样性位居第二。在科索沃，我们认为我们的多样性是力量的源泉。这是我们珍视并希望保护的一个属性。因此，令人关切的是，科索沃安全部队中的塞族成员一再受到恐吓，恐吓行动不只针对他们个人，还影响到他们的家庭。塞尔维亚国及其代理人一直竭力阻止科索沃安全部队的转型进程。

但是，我要明确指出:在我们建立武装部队一事上，除科索沃及其公民外，任何其它国家或其公民都不拥有否决权。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是一个主权决定，科索沃很快就将作出这一决定。请允许我再次毫无保留地坦言相告：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绝不会与塞尔维亚进行对话。此外，如安理会所知，这一决定绝不违反第1244（1999）号决议。

当我们谈到对话这一问题时，我认为我有必要代表科索沃政府重申，我国仍致力于落实先前在布鲁塞尔与塞尔维亚商定的所有安排。然而，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塞尔维亚并未信守其诺言。它一直没有履行我们达成的几乎所有协议，其中包括：无视能源协议，使科索沃每年损失数百万美元；不愿承认科索沃外交官；以及许多阻碍我们两国公民正常互动的其它行为。此外，塞尔维亚还严重违反与科索沃的《中欧自由贸易协定》，倾销其产品，企图破坏我国市场的稳定。因此，科索沃对塞尔维亚产品征收10%的关税是不可避免的。这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是一项明智的措施。我国贸易和工业部长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塞尔维亚的同行发出了几十封信，但他们从未回信。

因此，我们当然要再次谈及与塞尔维亚对话的必要性。双方都同意，对话是两国的唯一出路。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就对话内容达成一致，商定对话绝不涉及哪些问题。这种对话不是辩论科索沃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在阳光下生存的权利；相反，它将主要并且只涉及和平、和解和相互承认。因此，只有当我们决定与国内听众认真讨论布鲁塞尔进程时，对话才会有意义，才会取得成果。除签署协议和文件外，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邻国应开始将我们当作在各方面都平等并享有同样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的人对待。

对话非常重要，但在普里什蒂纳的我们是决策者。我们，而不是在贝尔格莱德的那些人，决定由谁代表我们。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代表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战斗的一代人。法特米尔•利马伊两次在海牙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宣判无罪。我们科索沃人可以非常平静地回顾自己的过去，并不为此感到羞愧。

就在两个月前，在塞尔维亚，一名来自科索沃的18岁男孩遭到殴打并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因为在塞尔维亚街头有人听到他通电话时讲阿尔巴尼亚语。幸运的是，那一次他活了下来。不久前，一名婴儿——一名婴儿——奄奄一息，因为塞尔维亚空

中交通管制部门拒绝准许一架将在普里什蒂纳降落的飞机使用其领空。容我思考片刻这件事：塞尔维亚空中交通管制官员拒绝准许一架飞机使用塞尔维亚领空，因为那架飞机是飞往普里什蒂纳的，即使这样做本可以挽救一名婴儿的生命。这一行为令人无法理解。在另一起事件中，数十辆载着科索沃阿族人的巴士在经过塞尔维亚时遭到石块袭击，因为科索沃是它们的目的地。还有一个恰当的例子是，科索沃艺术家和学者被禁止进入塞尔维亚，尽管他们前往贝尔格莱德的目的是促进和平与对话。此类问题超越政治。然而，当国家是同谋时，这些问题就特别更加有害。9月份，一名无辜婴儿即将在天空中死亡，因为塞尔维亚当局拒不准许一名国际飞机驾驶员提出的简单请求。 我们可以在名目繁多的事项上意见一致或不一致，但我们不能也不会讨论给人的生命贴上价格标签。没有任何情况可以证明，这种可怕的观念成为谈判主题是正确的。事实上，一个欧洲联盟候选国使用这种卑鄙手段来宣扬一种政治观点是可耻的。国与国之间的协议只有成为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协议，为相关民众带来更有保障的和平与更好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造成相反的结果，才会有意义和可持续。我们的北方诸邻国可能存有疑虑。然而，我们科索沃人确切知道我们在何处、往何处去和属于何处——欧洲。我们英勇无畏的记者每天都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他们目光敏锐，笔触犀利，努力追究我们政治家的责任。我们的男女运动员，特别是女运动员，不断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他们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终将金牌带回家。我们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他们在科学和技术上出类拔萃，探索新疆界，尝试尖端创新，力求找到未来问题的答案。

像Vasfije Krasniqi这样勇敢的女性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1999年春，年仅16岁的Vasfije被塞尔维亚军队从其母亲怀中夺走。她遭到了强奸。他们没有杀害她，因为正如她自己作证的那样，他们明确告诉她：“如果我们让你活着，你会遭受更多痛苦”。他们几乎不知道，Vasfije会成长为一名令人难以置信的女性：一位有两个漂亮女儿的母亲，而且近二十年后，她会回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坚强、更勇敢，给我们大家上了一堂正义课。这堂课讲述她一度被剥夺的正义。这堂课告诉我们，要坚持不懈，永不放弃。尽管有人竭力侵害Vasfije，但Vasfije没有屈服。她是英雄。像她这样的英雄是我国的象征。战争教训犹在我们耳畔回响，提醒我们绝不可将进步视为理所当然。科索沃见证了人类最坏的一面。我们生活在无人为遇害者、受伤者、被强奸者和失踪者伸张正义的时代。悔恨并不能为这种痛苦伸张正义。我们认为，所有侵略、恐怖、残忍和压迫行为都必须受到惩罚，因为绝不可让仇恨占上风。

作为科索沃人，我们有责任做得更好。我们决心纪念先烈，确保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缅怀他们，我们就有更大动力进行变革，我们的使命感就变得更为强烈。他们激励我们集体致力于实现牺牲者的梦想，锲而不舍地努力追求持久和平与繁荣的未来。我们知道，这些理想并不容易实现，但仍然值得为之奋斗。大家可以放心，不论困难多么严重，不论挑战有多大，科索沃都绝不会放弃。我国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它远不完美，但也不会停止努力变得更好，以造福我们全体人民，不论其族裔或宗教背景如何。因为这就是我们如何信守对我们的儿童的承诺的。这就是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科索沃。

主席：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乌马罗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团长扎希尔·塔宁先生在秘书长最近报告（S/2018/981）基础上全面通报了本报告所述期间的最新情况。

科索沃现状需要安全理事会作为其目前议程上一个事项继续予以关注。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先事项应该是，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在欧洲联盟（欧盟）主导下，以及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及其他相关区域组织的参与下，继续促进

各方之间的对话以及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人文等方面的建立信任措施，以维护科索沃全面和可持续的安全与发展。在这方面，阿斯塔纳机制支持包括联合国、欧安组织和欧盟在内的全球社会的倡议和共同努力，旨在为解决科索沃局势创造相互可接受的条件。我们认为各方必须遵守先前通过国际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哈萨克斯坦赞扬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欧洲联盟高级代表费代丽卡 •莫盖里尼女士的主持下采取步骤，通过在布鲁塞尔举行一系列技术级会议继续进行对话。我们积极地注意到两位领导人于11月8日在布鲁塞尔亲自会面。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9月29日与Gazivode水库有关的事件，坚信双方应避免采取任何导致进一步紧张和不稳定的措施。哈萨克斯坦还认为，彻底研究边界划定问题非常重要。这是双方领导人重新提出的一个问题，作为他们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全面协议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因为这个问题有可能对该地区现有的和平与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仍有一些敏感问题尚待解决，例如缺乏族裔间信任以及仍有许多人失踪。同样至关重要的是保护包括罗姆人和阿什卡里贾族人在内的弱势群体以及科索沃的文化遗产和多样性。为此，哈萨克斯坦呼吁双方加强其使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正常化的政治意愿。

在不忽视政治解决科索沃局势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认为通过导致科索沃可持续社会经济复苏的安全与发展的联系来解决这一问题是大有帮助的。在这一方面，需要执行关于青年与和平与安全的第2250（2015）号决议，并向各族裔青年提供充分支持和获得教育和技能发展的机会以发挥其潜力，因为年轻人是预防冲突的关键决定因素，也是该地区未来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此外，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第1325（2000）号决议以及随后关于加强性别平等和赋权的各项决议的执行情况。我国代表团欢迎妇女署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在促进该地区社会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这只有在致力于在科索沃建设和平以及预防和调解冲突的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各区域组织及民间社会的充分参与下才能实现。我们注意到科索沃特派团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回返及其重新安置问题上所做的积极工作。我们呼吁加强这一问题上的国际工作。

我们认为，只有各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理解和妥协的良好精神履行承诺，才能在世界这一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为此，哈萨克斯坦坚信，如果各方遵守协议，同时注重促进族裔间对话及信任、相互尊重和理解，就可以实现科索沃的长期和平与稳定。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通报以及他和他的团队继续在科索沃和该地区所做的一切良好工作。我还欢迎塞尔维亚外交部长阁下和科索沃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阁下。

我们完全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科索沃特派团），并承认科索沃特派团在冲突后实现稳定与和解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自特派团二十年前成立以来，科索沃局势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需要有效地利用其资源。安理会需要重新调整科索沃特派团的工作重点，以便联合国采用的手段完全适应当地局势。为此，联合王国支持并期待对科索沃特派团进行战略审查。我要提醒各位成员，欧洲联盟（欧盟）和其它区域组织也密切参与科索沃和该地区事务。欧盟的作用对于实现实地真正的和平、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

考虑到安理会的效率和优先事项，我们欢迎减少有关科索沃特派团的讨论频率。外交部长特别提到我国，所以我会花几分钟时间简短回应。重要的是，安理会的讨论周期反映了实地现实。在我们作出决定时，我们都同意了这一点。同样重要的是，秘书长的报告周期反映了安理会的讨论频率。但就外交部长提出的具体观点而言，我们曾提出与他的

国家达成协议的四个选择，但均遭到拒绝。我们还曾明确表示，如果在正常化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将在安全理事会举行科索沃问题会议。可悲的是，在正常化方面没有任何进展。相反，我遗憾地说，塞尔维亚政府在我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外策划了一场抗议活动，这根本不是一种可接受的开展外交关系的方式。

在我们思考自1999年科索沃特派团部署以来科索沃所取得的进展时，我要举一个例子表明科索沃取得了多大进展。这与科索沃警察有关。科索沃警察是一个专业组织，自1999年成立以来，一直负责确保长期维持法治。其警员训练有素，热衷于在国际上进行合作，共同努力打击严重和有组织的犯罪和恐怖主义。

联合王国希望下周在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会议期间通过表决接纳科索沃警察为其成员。我们敦促其他成员支持科索沃警察的申请。这不是关乎在政治上得分，而是关乎我们的集体安全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科索沃的加入将有助于西巴尔干地区及其它地区执法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这将增强我们所有人的稳定，包括塞尔维亚的稳定。现在是我们阻止跨国有组织犯罪分子的合作好过我们自己的警察部队的时候了。

我想补充一点，我认识奥利弗•伊万诺维奇并视他为朋友。我们也希望将谋杀他的凶手绳之以法。奥利弗不知疲倦地努力，试图使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正常化。我认为，无条件地继续他的工作，将是两国可以向奥利弗表达的最深切的悼念。

我们继续鼓励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通过欧盟促成的对话在实现可持续解决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同意两位发言者的看法，即对话方面的进展对两国和该地区的稳定、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但我遗憾地说，这并不总是对待对话的方式。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更快的进展，我们希望双方始终牢记，他们提出的任何建议确实增强实地的稳定及所有其公民的安全和保障。

我们过去进行过多轮对话。仅在本世纪，2006年在联合国主持下试图解决建议科索沃独立的地位问题。这一努力遭到封杀。2007年，欧盟、美国和俄罗斯为达到同样的目的进行了尝试，但也遭到封杀。现在，我们在进行欧盟促成的对话。如果该地区特别是科索沃和塞尔维亚要实现繁荣、安全和稳定，对话取得真正进展是多么重要。对于这一点，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人民选出了他们的领导人，来最好地代表他们的利益。我们敦促那些领导人这样做。双方的挑衅行为和言论都极为无益，是对抗性的，应该停止。它们与正常化的精神背道而驰，只能使求同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认为，现在两国都需要通过欧盟主持的对话，把重点放在能兑现和可持续的正常化协议上，从而增强两国普通民众的安全和利益。联合王国随时准备支持此类协议。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参加今天的会议，我们同意他对科索沃局势表达的严重关切。我们再次认真听取了芙罗拉•奇塔库女士的发言。我们感谢查希尔•塔宁特别代表及其团队的工作，感谢他对特派团活动的客观通报，这表明科索沃境内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严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和国际社会的监督。

我们没有被一些人在本会议厅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中不断描绘的美好景象所打动。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由欧洲联盟（欧盟）周旋的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仍然深陷于概念上的危机，双方的接触缺乏任何切实结果就证实了这一点。雄心勃勃宣布的起草关系正常化全面协定的目标仍然没有取得进展。主要缺陷在于，以前达成的关于在科索沃塞族占多数的城镇建立协会/共同体的关键协议尚未得到执行。今年是该文件签署以来的第6个年头，普里什蒂纳一直在破坏这一进程，而塞尔维亚方却始终坚守其所有承诺。这方面的一些例子包括，将塞族法官和检察官纳入科索沃司法系

统，将该省北部的塞族警察纳入科索沃全境机构，并为科索沃分配领土拨号编码。

我们注意到贝尔格莱德采取的建设性立场以及塞尔维亚方面努力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然而，普里什蒂纳似乎希望塞尔维亚在外界的压力之下承认科索沃所谓的独立。除此之外，普里什蒂纳对塞尔维亚领导人最近提出的折中建议的反应是科索沃阿族领导人单方面对塞尔维亚南部的大片地区提出声索。我们想要指出，一而再，再而三，每当出现恢复谈判进程的迹象，普里什蒂纳就会采取挑衅行动。最新的例子是科索沃阿族当局最近无视现有协定，包括《中欧自由贸易协定》，对塞尔维亚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此外，这是普里什蒂纳通过滥用其作为《协定》主席的职能实现的。正如第1244（1999）号决议所严格规定的那样，普里什蒂纳只是通过特派团，间接加入该协定。

科索沃局势极为令人担忧。仅在9月份，该省就两次濒临冲突复燃。这有可能对整个巴尔干地区带来灾难性后果。9月8日，科索沃阿族人采取侵略行动，试图阻止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先生通行进入科索沃北部一个塞族人聚居的村庄。9月29日，科索沃所谓的哈希姆•萨奇总统在没有事先与塞族城镇祖宾波托克市领导人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造访了Gazivode水库。这完全是挑衅行为，使该地区已极低的信任度恶化。

我们对各有关国际机构，尤其是直接负责维持该省和平与安全的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的消极态度感到失望。我们还要指出，武装的科索沃人入侵该地区北部直接违反了在北约和欧盟的参与下达成的协议。我们尤其感到震惊的是，普里什蒂纳在驻科部队中的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将科索沃安全部队转变为全面的武装部队。我们一再提请国际社会注意，这些小规模侵犯行为直接严重违反第1244（1999）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唯一允许驻扎科索沃的是受国际管制的多国特遣队。科索沃阿族当局已经宣布，要将未来军队中的一支守卫部队部署到科索沃北部，这会直接导致冲突。我们敦促普里什蒂纳及其国际支持者停止这一行动，以免为时过晚。

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该地区的速度缓慢，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对科索沃塞族人家园和财产的袭击每天都在发生，纵火案、人身伤害和破坏活动仍在继续。要确保对科索沃的东正教建筑进行可靠保护就要特别小心谨慎。科索沃人继续篡夺塞族东正教教堂的财产，特别是佩奇镇的圣约翰浸礼会教堂和 Saint Paraskeva Pyatnitsa教堂已不再作为塞族东正教教堂的财产列入当地土地登记册。有人企图在教堂和修道院附近，受教科文组织保护的地区非法修建。驻科索沃的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必须控制住该地区的局势。此外，该省仍然是招募激进分子的温床。特别是考虑到逃离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恐怖分子正在返回那里，任何将这个问题置于次要地位的企图都会使巴尔干半岛和整个欧洲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们不得不再次得出结论认为，起诉科索沃解放军叛乱分子所犯罪行的专门分庭尽管已经任命了第三位检察官，但尚未开始其实际工作。这件事情看起来越来越像是一场闹剧，其目的是为了结束对欧洲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迪克•马蒂所发现的暴行进行的调查。无论担任什么职务，所有犯下严重罪行的人都必须被绳之以法并受到适当的惩罚。在搞清楚1月份科索沃塞族政治家奥利弗•伊万诺维奇被谋杀的背景情况方面也没有任何进展。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尽管贝尔格莱德提出了合理要求，但出于一些不可理解的原因，对这起犯罪的调查工作全部移交给了普里什蒂纳。

必须由双方在我们一致通过的第1244（1999）号决议的基础上找到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办法。最终协议必须是可靠的，具有适当的国际法律形式，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尽管我们的同事保证，他们支持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对话，但我们仍然看到有人企图推动科索沃加入国际组织。特别是，有人正在做大动作，包括对某

些具体国家使用财政杠杆，目的是再多拉几票，支持科索沃申请加入国际刑警组织。这种做法是更进一步破坏双方的相互信任，并可能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工作产生破坏性影响，正如以前在世界海关组织发生的那样。

我们很清楚，考虑到该省的严重问题和当地的现实情况，国际社会决不能分散对科索沃局势的关注。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原计划8月份举行的科索沃问题季度会议并没有举行。我不得不回应我的英国同事，因为他曾告诉我们，八月份举行科索沃问题会议有四种选择。我们对这项提议有另一种解读，即8月份主持安理会的我们的英国同事完全抛弃了这次会议。我们认为，必须保持安全理事会的科索沃问题季度会议，具体而言是举行公开会议。保留科索沃特派团的预算和人员配置参数也至关重要，因为科索沃特派团在科索沃发挥着重要作用，基本上是国际社会客观的耳目，而且也在族群和解的领域开展重要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的规定，只有安全理事会有权对科索沃特派团的命运作出决定。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我们的前同事、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全面通报了秘书长关于科索沃特派团的报告（S/2018/981）。我还要重申，我们完全支持他执行其任务。我们高度重视联合国过去几年来在帮助科索沃建立机构和落实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尤其是第1244（1999）号决议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还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阁下和科索沃驻美国华盛顿特区大使弗洛拉·奇塔库女士阁下，并感谢他们的发言。我在发言中将重点谈谈科索沃政治和安全方面的事态发展。

关于政治方面的事态发展，我们欢迎并支持科索沃共和国为促进其稳定、安全、法治、正义、发展和国家机构建设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工作。我们还支持该国努力与欧洲联盟进行对话，实现加入欧盟，以及执行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签署的所有协议，以永久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建立睦邻关系，同时实现区域安全与稳定。

我们赞扬科索沃最近采取措施，以便在实施欧洲改革议程方面取得迅速和更持续的进展。我们还赞扬它充分致力于履行根据这一议程承担的义务，特别是科索沃已经满足加入申根区的所有要求，欧洲联盟委员会移民、内政和公民事务专员7月18日宣布了这一消息。

我们敦促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共同努力，最终建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联盟/共同体，因为这对双方建立信任和信心极为重要。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在布鲁塞尔进行的由欧洲联盟促成的高级别对话，仍然是解决所有悬而未决问题的最适当框架。这是达成持久、公正和协商一致解决办法的主要手段。我们期待双方在今后几个月开展工作，按照国际法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使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尤其是在划界协议问题上。我们呼吁让所有社会团体加入这一进程。

关于安全方面的事态发展，我们感到关切的是，由于Visoki Dečani修道院附近的保护区内建筑施工问题，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与科索沃政府之间的关系再次紧张。我们呼吁双方致力于保护宗教遗产，并强调需要根据科索沃执行和监测委员会的立法和决定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尚未就科索沃塞族政治家奥利弗·伊万诺维奇1月16日死亡一案得出任何调查结果，这会阻碍增进科索沃各族裔之间的信任。我们期待看到双方合作，这将确保难民返回、收回财产、分配土地以建造房屋、建立安全以及提供社会和经济机会。如果做不到这一切，将对难民可持续地返回家园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努力敦促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消除分歧，以达成一致同意、彼此接受、可持续和公正的解决办法，从而实现该区

域的和平与稳定。科索沃特派团必须继续与普里什蒂纳、贝尔格莱德及科索沃各方开展建设性工作，以促进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科索沃需要进一步努力加强法治、制止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以及解决双边争端，在贝尔格莱德与普里什蒂纳之间建立对话，同时遵守欧洲联盟委员会关于西巴尔干的战略。

科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特别代表塔宁的通报。我们赞赏他对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服务和贡献。我们也感谢外交部长达契奇和奇塔库大使今天与会。

美国赞扬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领导人表示致力于两国之间正常化。我们希望看到正常化对话继续加强。双方都不应参与任何破坏其合法性——包括破坏对另一方的外交承认——的努力。这种行为在真正致力于正常化的行动中没有一席之地。

现在双方应灵活达成彼此都能同意的妥协。美国致力于以一切可能的方式支持会谈。我们将认真考虑任何可被两国接受、加强稳定、持久、可执行的协议。我们敦促科索沃和塞尔维亚认识到全面致力于正常化的重要性，这将为两国人民、经济、文化以及和平与安全带来巨大好处。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相互承认并实现关系正常化才是未来。有关各方都将得益于承认和接受这一现实。

考虑到科索沃特派团的未来，正如我们以前多次指出的那样，我们认为该特派团已经实现了目标，应该缩编。我们请求秘书长和科索沃特派团启动一项战略审查，向安全理事会成员提供重要信息，以便我们能够评估和评价联合国在科索沃的存在，并确保妥善管理联合国会员国的宝贵时间和资源。我们还需要评估和制定一项可行的科索沃特派团撤离战略。这是一项指导我们如何处理所有其他维持和平特派团的原则，对科索沃特派团也应该适用。美国还支持科索沃安全部队逐步透明地过渡成为一支多族裔、具有有限领土防卫任务、可与北约共同行动的军队。科索沃议会正在审议的立法完全符合第1244（1999）号决议。科索沃拥有建立并维持一支武装部队的主权权利。按照计划，这支部队将有助于区域和全球安全。我们鼓励各方避免就这一合法、循序渐进的多年过渡散布假消息和发表挑衅言论。

美国继续鼓励尚未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加入联合国110多个其他会员国的行列承认这一现实。我们坚决支持科索沃加入所有相关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我们尤其鼓励国际刑警组织所有成员支持科索沃在11月20日该组织大会上成为其成员。科索沃符合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所有标准。加入联合国不是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条件。

从根本上说，科索沃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关乎加强国际执法界打击巴尔干地区内外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贩运、网络犯罪及其它国际犯罪活动的集体能力。这既不会阻碍关系正常化对话，将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推迟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达成协议之后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科索沃特派团很久以前就停止了在科索沃境内履行警察职能。让科索沃警察——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都承认科索沃警察是科索沃唯一的执法机构——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无疑将加强国际安全。我们敦促大家都在11月20日支持科索沃。

最后，我们再次呼吁双方充分接受正常化，并在由此增强的关系的所有方面相互支持。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以西班牙语发言*）：玻利维亚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内容丰富的通报和工作。我们还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并感谢他的发言。我们也感谢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玻利维亚呼吁遵守第1244（1999）号决议，包括尊重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在这方面，根据决议，我们呼吁所有政治行为体努

力在此框架内达成协议，支持这类倡议，避免使用挑衅性言论。这种言论只会损害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未来的协议，削弱为建立双方之间信任已经做出的努力。

同样，必须根据协定，重新建立四年多前在《布鲁塞尔协定》中商定成立的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虽然在规约草案方面有进展，但我们担心，在协会/共同体的权力和职能方面，双方仍持相反的立场。我们对这种情况的继续感到遗憾，并敦促科索沃当局遵守协定，这此问题上取得进展，以确保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塞族人的安全及权利。同样，我们呼吁他们避免任何把科索沃安全部队变为武装部队的企图，因为这样将构成违反第1244（1999）号决议和国际法的行为。

我们还希望科索沃当局履行有关科索沃专门分庭和专门检察官办公室的责任和义务。我们重申，法治及其公平适用对于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至关重要。必须追究对实施战争罪负有责任者的行为责任，无论其身份或背景。

我们也重申，我们对公民倡议“自由、民主、正义”领导人奥利弗 •伊万诺维奇被谋杀案的调查工作进展缓慢表示关切。我们呼吁有关当局努力调查导致这位科索沃塞族政治家于1月16日被杀所涉事件。

玻利维亚注意到欧洲联盟的努力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所做的调解工作，以推动现有协定执行工作取得进展。我们赞扬高级代表最近与各方接触，赞赏各方愿意按照国际法达成一项有约束力的协议。各方必须遵守已经作出的承诺，这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各方努力根据国际法的规定，通过对话，本着谈判的义务，达成一个和平解决的方案。

我们赞赏科索沃特派团根据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任务所开展的工作，特别是努力促进族群间信任建设、法治和人权。同样，我们也欢迎5月在卢布尔雅那举行联合国科索沃建立信任论坛，希望科索沃当局根据承诺，执行论坛的各项建议。

我们还赞扬科索沃科特派团按照第1325（2000）号决议继续开展促进两性平等的工作。我们珍视特派团与市政当局和科索沃省代表合作，以保护族群权益，加强法治，协助境内流离失所者返回，及提供文件认证服务。我们鼓励科索沃特派团继续这项工作。

最后，为执行社区援助项目以帮助受科索沃铅中毒影响的罗姆人、埃及人和阿什卡利人等少数族群而设的信托基金资金不足，我们对此表示关切。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支持该基金。

梅萨-夸德拉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召开本次会议，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提供的翔实通报。

我们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大使弗洛拉 • 奇塔库女士出席会议。我们也谨强调，最高级官员已表明他们致力于欧洲联盟推动的对话，以实现关系正常化。我们强调两国国民，特别是妇女和年轻人参与建设未来共同愿景的重要性。我们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和联合国妇女署在这方面推行的倡议。

我们认为，为了巩固和保持科索沃的和平与巴尔干次区域的稳定，最近数月的进展应该可使第1244（1999）号决议和《布鲁塞尔协定》得到全面落实。根据上述文书，我们认为，必须仔细评估最近提出的把科索沃安全部队变为一支军队的立法倡议，考虑到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在该国的存在和作用，及其对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间政治对话进程的影响。

我们强调尊重和加强法治及公民对机构的信任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强调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的工作，特别是促进和保护人权领域的工作。我们强调，必须尊重司法系统的工作及其自

主权，保障获得司法公断的渠道和有效问责，使其能够有效打击腐败和有罪不罚的现象。

我们也强调承认民族、宗教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以巩固法治和在未决问题上取得进展，如建立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协会/共同体，确保境内流离失所者安全、有尊严的返回和尊重文化遗产保护区。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返回科索沃和次区域其他国家构成的风险表示关切。在这方面，国际社会依照安理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倡导的议程提供支持至关重要。

最后，我谨表示，我们赞赏科索沃特派团及驻科部队、欧洲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开展工作，支持在科索沃建设可持续和平。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塔宁大使刚才的通报，感谢高级代表莫盖里尼和欧洲联盟促进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间对话。这些努力反过来又应导致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真诚地做出坚定承诺，以实现关系正常化。

荷兰王国认为，现在是时候了，应该承认科索沃自2008年以来取得的重大进展。在这方面，我将集中谈三个问题：一、报告周期;二、战略审查;三、法治。

首先，根据科索沃目前局势，显然可以延长秘书长的报告周期。我们也鼓励将报告的形式从通报改为闭门磋商。安理会以身作则，已把讨论的频率减至一年两次。我们呼吁秘书长相应调整其报告周期。

其次，我们认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可以缩减其业务活动。因此，我们再次呼吁与所有相关行为体协调，对科索沃特派团进行一次战略审查。审查应使特派团工作与实地局势保持一致。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是关于法治。我们赞赏科索沃在加强司法方面取得的进展，欢迎启动“司法2020年”活动及功能审查。这些都是努力提高绩效和问责制的积极事例。但是，仍然需要科索沃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意愿和努力，以推进和加强法治，改善国民日常生活。必须极其严格、精准地处理大案要案。我们鼓励科索沃继续改革司法体系。在我们鼓励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向科索沃当局移交责任的同时，科索沃作为国家必须接受责任，确保问责。

最后，自10年前独立以来，科索沃已经取得长足进展。我们鼓励科索沃继续建设其机构。我们完全相信其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能力处理自身事务。

弗罗内茨卡女士（波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特别代表塔宁今天与会和所作通报。我还要感谢第一副总理达契奇和希塔库大使在安理会的发言。

波兰密切关注科索沃的事态发展，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实地局势平静，虽然可能远非完美，但肯定不需要每季度定期报告。如果我们说这个频率显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我们表达了其他安理会成员的共同观点。

关于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波兰谨重申我们关于对特派团进行战略审查的呼吁。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倡议得到了安理会其他成员的响应。自上次进行战略审查以来已过去多年，而且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显然需要对特派团相对于科索沃其他国际存在的优势进行新的评估。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最近重新调整了其任务范围，反映了东道国处理自身事务日益增强的能力 – 我们认为，科索沃特派团也应如此。

在承认科索沃之后，我将从一个感兴趣的观察员的角度作更一般性的评论。纵观科索沃全局，我们看到工作正在开展。可以肯定的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进展同样显而易见。无论存在的内部问题还是双边问题，所有问题都未超出一个独立国家

的能力范围，这个国家拥有运作良好的机构，并得到其政治精英真正参与的支持。

我们赞扬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双方领导人努力继续进行由欧洲联盟推动的对话，并呼吁他们始终如一致力于达成一项关于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如果将足够的精力投入向前发展方面，而不是纠缠于过去，那么为西巴尔干制定的战略中所提出的扩大前景是可行的。

在加强科索沃的法治方面仍有许多工作要做。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来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以恢复和维持公民对国家的基本信任。

最后，我要用六个月前在本会议厅发言时最后说的话来结束我们的发言（见S / PV.8254），因为这些话仍然有效。波兰认为，科索沃完全有能力掌管自己的未来，并在共有的欧洲价值观框架内发挥自身潜力。我们一如既往，随时准备在这方面提供援助并分享我们的经验。

伊波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 •塔宁先生的高质量通报。我们还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 •达契奇先生阁下和科索沃的芙罗拉 •希塔库大使与会。

我国欢迎科索沃近年来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这要归功于国际社会的支持，归功于科索沃特派团工作人员在支持政府努力实现各族群间和解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并归功于该国恢复和平与稳定。我国还欢迎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自2008年以来充分致力于巩固该国的多种族、透明、民主机构，有力地促进了在体制上恢复正常和稳定， 2017年10月22日和11月19日成功组织市政选举就是证明。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科索沃议会3月份批准了2015年9月签署的关于划定科索沃和黑山边界的双边协定。然而，我国代表团仍然关切的是，科索沃与塞尔维亚之间关系正常化进程缺乏进展。因此，科特迪瓦敦促这两个国家克服分歧，优先开展合作，特别是在《中欧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内开展合作，以促进经济发展。

在安全方面，我国代表团欢迎驻科索沃部队（驻科部队）自1999年以来为维护科索沃安全可靠的环境和确保货物和人员自由流动所作的努力。我国遗憾地注意到对“公民倡议-塞尔维亚、民主和正义”领导人奥利弗 •伊万诺维奇先生1月16日被谋杀一案的调查进展缓慢。因此，我国鼓励科索沃当局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逮捕该罪行的实施者并将其移送主管法院。

我们借此机会欢迎科索沃专门检察官办公室于10月5日起诉7名计划在塞族占多数的地区和对驻科部队进行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此外，科特迪瓦再次呼吁塞族人占多数的市镇团体/社团迅速投入运作，这无疑将有助于实现缓和、宽松的社会政治气候。

我国希望看到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政治当局在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的领导下继续举行高级别会议，以便大大促进和解并最终解决科索沃问题。除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外，这些会议促进了人权领域和族群之间和解方面的重大进展。

最后，我国呼吁国际社会向支持科索沃罗姆人、阿什卡利人和埃及人社区的信托基金提供大量捐助。

瓦韦尔卡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塔宁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通报，并欢迎达契奇外交部长和希塔库大使今天来到安理会会议厅。

今天的通报将是瑞典目前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就科索沃问题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这两年中，尽管面临挑战，但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采取了重要步骤，使关系正常化并推进各自加入欧洲联盟（欧盟）的进程。

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未来显然都在于欧洲联盟。融入欧盟进程是西巴尔干地区积极变革和必要改革的最重要推动力。我们欢迎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继续参与欧盟推动的关系正常化对话。完全正常化对于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西巴尔干至关重要，必须尽快达成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协议。

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应该以建设性的参与和奉献精神履行其承诺并开展对话进程。去年取得的重要成就，例如科索沃塞族法官和检察官融入科索沃司法系统，应该成为进一步进展的动力。

西巴尔干地区的事态发展对欧洲其他地区有着直接影响。因此，欧洲联盟在政治和财政方面对该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作了大量投资。至关重要的是，地位问题不要妨碍两国融入欧洲的前景。必须允许科索沃在国际范围的正常化向前推进，包括在国际组织中的成员资格。我们鼓励科索沃政府和反对派加快必要的改革工作，包括打击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以便进一步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

毫无疑问，联合国和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为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但是，在融入欧盟进程的框架内，包括与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密切合作，可以更好地处理科索沃目前的挑战。应继续将有关职责从科索沃特派团移交到地方当局。

科索沃特派团应转而调整工作重点，使联合国部署的资源更好地适应当地局势。为此，我们欢迎在适当的时候对特派团进行一次战略审查。鉴于特派团在科索沃取得的进展，目前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的周期也应调整为六个月，以便更好地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秘书长为此每年需要提交两份报告。

自1999年以来，瑞典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为科索沃的稳定和繁荣作出了贡献。我们的政治支持也体现在我们的双边发展合作上，这种支持将继续下去，其明确重点是支持科索沃加入欧盟。

瓜迪女士（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就科索沃最新事态发展所作的全面通报。我还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出席今天的会议并感谢他的发言。我还要感谢芙罗拉•奇塔库大使的发言。

我们对今天讨论的问题所持的立场始终一致而明确。我们重申支持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根据《布鲁塞尔协定》和平友好地解决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还欢迎欧洲联盟目前在促进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之间的对话，并推进所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

在这方面，我们对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继续参与由欧洲联盟主持的有关关系正常化的对话感到鼓舞。我们还对他们决心并承诺通过对话解决未决问题感到鼓舞，并呼吁双方继续参与这一进程。

目前正在努力使科索沃的综合司法机构投入运作，这是令人欢迎的步骤。然而，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在科索沃的塞族占多数的市镇设立协会/共同体进展缓慢。因此，我们鼓励根据《布鲁塞尔协定》执行所有现有协议。

我们还注意到双方正就领土划分进行讨论，作为关系正常化全面协议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的领导人将继续进行对话并保持积极和建设性的精神，通过和平途径处理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分歧。这要求双方不采取可能导致民族纷争的行动，不发表此类言论，并努力营造有利于对话的相互信任和充满信心的气氛，对话还将关注所有阶层民众的利益。

埃塞俄比亚完全支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开展工作，按照第1244（1999）号决议执行任务。在报告所述期间，特派团参与并支持促进族群和解和建立信任的措施，值得赞扬。

我们希望，科索沃特派团将继续促进政治对话，加强族群和解，并确保科索沃及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我们还承认欧洲联盟在科索沃问题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赞扬欧洲联盟法治特派团和驻科索沃部队在科索沃的法治与安全领域作出的宝贵贡献。

最后，我要指出，一旦双方都有政治意愿和决心，科索沃及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最终将得到保证。在这方面，我们再次鼓励双方继续致力于对话和谈判，以期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盖冈夫人（法国）（*以法语发言*）：我也要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查希尔•塔宁先生、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契奇先生、以及科索沃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芙罗拉•奇塔库女士的通报。我要非常恭敬地回顾，按照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正如说明S/2017/507第56段所述，此类发言不应超过15分钟。关于特别代表所描述的情况和秘书长的报告（S/2018/981），我将简要强调三点。

第一个问题涉及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的任务授权。在促进科索沃及所在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尊重人权方面作出了显著努力。这项工作值得赞扬。法国尤其欢迎科索沃特派团开展活动将各族群聚集到一起，并且与妇女署合作，推动妇女、和平与安全议程。但是，正如几位成员在前几次会议上强调，并在今天的会议上再次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继续关注在第1244（1999）号决议通过近20年后，重新调整科索沃特派团行动重点的问题，同时还要考虑到当地局势、维和行动的表现以及由其他区域和国际行为体牵头的倡议。我尤其想到了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欧盟驻科法治团）。

第二，普里什蒂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关系正常化还取决于两国领导人在欧洲联盟主持下开展的对话。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的承诺，欢迎11月8日星期四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最近一次会议。

法国呼吁双方表现出妥协精神和政治意愿。我们鼓励两国决策者适应当前的情况，为达成协议创造条件，这将是西巴尔干地区长期稳定和逐渐融入欧洲的关键步骤。

最后，我的第三点涉及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欧洲前景。今年3月，欧洲联盟的西巴尔干战略已明确了这一点。鉴于欧洲项目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强调，必须实施必要的改革，以巩固和加强法治。在科索沃，欧盟驻科法治团通过重点关注科索沃司法体系的效力、道德规范和多族裔性，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贡献。但是，政策制定者当然要承担首要责任。

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必须让和解的精神占主导地位。我们希望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

埃索诺·姆本戈诺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首先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团长查希尔•塔宁先生通报情况，介绍科索沃最近几个月取得的进展。我还要感谢塞尔维亚共和国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维察•达契奇先生和科索沃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芙罗拉•奇塔库女士的发言，我对此表示欢迎。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7月18日，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在欧洲联盟的主持下恢复对话，并于9月7日在布鲁塞尔与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女士分别举行了会谈。我们敦促双方继续会谈，以促进关系正常化，因为确保科索沃的安全与稳定需要双方承诺继续进行对话。　因此，我们鼓励他们继续加大努力，稳定实地局势，同时遵照执行所达成的协议。

同样，我们注意到，因为双方都致力于就科索沃问题达成最终协议，所以双方有可能通过努力，就领土调整达成协议。我们再次指出，上述协议不仅应符合国际法，还应处理各族群关切的各种

问题，以及各族群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分歧。在这方面，我们鼓励各方继续和平地开展合作，促进政治对话，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尊重人权，并通过直接、公正和包容各方的谈判解决分歧，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持久解决办法。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普里什蒂纳决定对自塞尔维亚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这一决定只会破坏区域合作，加剧紧张局势，损害各族群之间的整体信任。因此，我们敦促各方加紧努力，加强区域合作和法治，促进科索沃的发展、和平与安全，同时维护科索沃各族群之间彼此信任的良好关系。有鉴于此，我们呼吁主管当局尽快查明科索沃塞族政治家奥利弗·伊万诺维奇1月份遭谋杀一案的真相。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重申尊重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认为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关切是有道理的。我们感谢塞尔维亚继续努力寻求以和平和包容各方的办法解决科索沃问题。

最后，我们赞扬科索沃特派团在实地出色地开展工作，并为科索沃各族群以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驻科索沃部队和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等区域和国际行为体提供支持，以完成作为公正解决科索沃问题法律基础的第1244（1999）号决议规定的任务。

主席:我现在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中方感谢秘书长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塔宁先生的通报,支持塔宁特别代表领导联合国驻科索沃特派团履职。欢迎塞尔维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达契奇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言,我也听取了奇塔库女士的发言。

当前,科索沃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仍面临复杂因素。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是解决科索沃问题的重要法律基础。各方应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内,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尊重塞尔维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理解塞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理关切,赞赏塞尔维亚为寻求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所做的努力。

中方欢迎贝尔格莱德和普里什蒂纳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推进双方关系正常化,欢迎双方做出建设性努力,落实业已达成的协议,逐步积累互信,为寻求全面、持久解决方案不断积累条件。

科索沃各民族实现和解、共同发展,符合各族民众的根本利益,有助于巴尔干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希望有关各方切实将人民福祉放在首位,保护各族裔合法权益,促进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避免可能导致局势紧张升级的言行。

安理会应保持对科索沃问题的关注,国际社会应为推动妥善解决科索沃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希望联科团同欧盟法治团、驻科国际部队等保持协作,共同改善科索沃局势、推动科索沃问题妥善解决。

我现在恢复履行主席的职能。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人了。

下午1时35分散会。